



Qu Heng Li Duan Bian Xiao Shuo Jing Xuan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下

〔美〕欧·亨利◎著

石向骞等◎译

郭继宁 郑丽丽 朱馥云◎评点

吉林文史出版社



Anthony Powell's The English Patient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国）欧·亨利著

陈良廷译

商务印书馆 上海分店 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



Ou Hong Li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下**

[美] 欧·亨利◎著

丁仁寒等◎译

郭

点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亨利 (Henry, O.) 著; 石向骞等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999-2

I. 欧... II. ①亨... ②石...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599 号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下卷 (上下卷)

- 原 著 【美】欧·亨利 Henry, O.
翻 译 石向骞等
评 点 郭继宁 郑丽丽 朱馥云
责任编辑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印 数 10 001—1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999-2
定 价 55.00 元 (全二册)

目 录

双料骗子	151
女巫的面包	168
小熊返祖记	174
活动木偶	193
当汽车等待的时候	211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219
改过自新	227
最后一片叶子	239
丛林中的孩子	249
市政报告	258
幽默家的自白	281
朋友	295

双料骗子

利亚诺·基德在拉瑞多惹了乱子。这事是他的错，因为他本该照老习惯只杀墨西哥人。但是基德已经过了二十岁，而在奥·格兰德河边界一带，到二十岁时还只有杀过墨西哥人的纪录是让人脸红的。

事情发生在老胡斯托·巴尔达的赌场里。人们正在玩扑克牌，玩牌的人也都互不相识，从大老远骑马来赌一赌运气。有人因为一对皇后这样的小事争吵起来。吵闹的硝烟散去后，人们发现原来是基德出于轻率闯了祸，他的对手也是因为莽撞犯了大错。基德那位不幸的对手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一个来自牧牛场地区的年轻人，他血气方刚，和基德岁数差不多，有几个朋友和同伴。他开了枪但没有打中基德，子弹在离基德右耳十六分之一英寸处擦过去了；这一失手并没有减少那个枪法高出一筹的对手的轻率。

基德既没有随从，也没有那么多的仰慕者和支持者——因为即便是在边境上，他的脾气也是出名地暴躁、易怒——他觉得采取“溜之大吉”的审慎行动和他那不

容置辩的勇气并不矛盾。

报仇的人很快聚集起来去找寻他。其中三个人在离车站很近的地方追上了他。基德转过身向他们咧嘴笑了，这是他通常在采取蛮横和暴力行动前露出的残酷的笑，一见他这样，那几个追他的人还不等他掏出武器，便退了回去。

但是在这件事上，基德并没像以前那样有和别人打斗的冲动。争吵纯粹是出于偶然，是由打牌时两人说了几句绅士无法忍受的粗话引起的。其实基德还很喜欢那个瘦高、傲慢、脸色棕褐色的年轻人，虽然他的子弹挫伤了小伙子刚成熟的男子汉的骄傲，也要了他的命。现在他不想再见血腥了。他想走得远远的，找一块牧草地，在阳光下用手帕遮住脸，躺着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当他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即使是墨西哥人也可以安全地从他身边经过。

基德坦然地登上了北行的客车，五分钟后车就开了。火车开出几英里后到了韦勃，这时火车接到信号，停下来让一个旅客上车，基德就借停车之际放弃了这种逃跑方式。前面有一个电报局，基德斜眼狠狠地看着电和蒸汽之类的东西。对他来说马鞍和马刺才是安全的象征。

他并不认识他开枪打死的那个人。但是基德知道他是从希达哥出来的科拉里多牧牛队的；那个地方的牛仔们，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吃了亏，就要比肯塔基那些结

下世仇的人更加冷酷无情，报复心更强。所以，正是出于伟大的斗士所特有的机智，基德决定远离那伙科拉里多人的报复。

车站附近有一家店铺。店铺附近的牧草和榆树间，有几匹来买东西人的没卸鞍子的马。这些马都在等它们的主人，大多数蜷着腿，垂着头，迷迷糊糊地快睡着了。但是有一匹长腿的长灰斑的栗色马正歪着脖子，喷着响鼻，啃地上的草皮。基德骑上这匹马，两膝一夹，用马主人的短马鞭轻轻一拍，就驱马走了。

如果说打死那个鲁莽的玩牌人的行为，给基德作为一名诚实善良的公民身份蒙上一层阴云的话，那么他刚才偷马的举动足以使他陷入黑暗的声名狼藉的阴影中去。在奥·格兰德河边界，如果你夺去一个人的性命，有时候倒算不上什么；但如果你夺走了他的马，这个损失却会使他破产，而你自己也尝不到什么甜头——如果你被抓住的话。尽管如此，但现在基德也没有退路了。

骑在飞奔的栗色马上，他没有感到丝毫的担心和不安。这样飞驰了五英里后，他像平原居民那样让马慢慢地小跑，向东北方向的纽斯河床驰去。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他知道旷野里灌木丛林中的非常曲折、隐秘的小道，他还知道在哪个营房和偏远的牧场里可以得到款待。他一直向东骑去，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大海，很想亲手触摸一下墨西哥湾的海水，就像抚摸一匹爱闹的小公

马的鬃毛一样。

三天以后，他站在考普斯克里斯蒂的海岸上，眺望着宁静的大海上柔和的水波。

双桅帆船“海市蜃楼”号的船长布恩站在他的小艇旁边，一名船员在浪花中守着船。一切都准备好，就要起航时，他发现忘带了一件生活必需品——四边形的板烟丝饼。于是一个水手被派去买这项落下的货物。这期间船长在沙滩上踱着步，嘴里嚼着口袋里剩下的烟丝。

一个穿着高跟靴子、身材瘦长但很结实的年轻人来到海边。他的脸虽显得孩子气，但带着几分早熟的严厉神情，表明他有过成人的经历。他的肤色天生就黑，再加上户外生活的风吹日晒，就成了深褐色，他的头发又黑又直，跟印第安人一样；他的脸还没有受到过无情的剃刀的翻掘；他的一双蓝眼睛冷酷而坚定。他的左胳膊稍稍向身体外面撇，因为他那把柄上镶珍珠的四五口径的手枪让镇上的警长见了就皱眉头，而把手枪放到上衣的袖孔里又有点太大。他望着布恩船长身后的海湾，脸上带着中国皇帝那种漠然的、毫无表情的尊严。

“老弟，想把海湾买下吗？”船长带着讥讽的口气问，他差一点做一次没有烟丝的航行，心里不高兴，就拿这小子出气。

“不，”基德和气地说道，“我不想买。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海。只是过来看看。你也没想把它卖了吧？”

“这次航海就不卖了，”船长说，“等我回到布宜那斯·第尔拉斯后就发货给你，记住要货到付款。那个磨磨蹭蹭的笨蛋终于把烟草拿来了。我一个小时以前就该出发了。”

“那边的大船是你的吗？”基德问。

“这个吗，是的，”船长回答道，“如果你要把双桅帆船说成是大船，我也就不妨吹吹牛。不过确切地说，米勒和冈萨雷斯是船的主人，老兄我塞缪尔·K·布恩不过是个普通的船长。”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这个逃亡者问。

“到布宜那斯·第尔拉斯，南美洲海岸——我忘了上次我在那儿时他们怎么称呼那个国家的名字了。船上装的是木材、波纹钢和大砍刀。”

“那个国家怎么样？”基德问——“是冷还是热？”

“温暖如春，老弟，”船长说，“那里就是人间天堂，风景优美，山清水秀。每天清晨都有长着七条紫尾巴的红鸟唱着歌把你叫醒，微风送来阵阵的花香。居民们从来不工作，因为他们不用下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一篮篮最好的温室水果。那里没有星期天、没有冰、没有房租、没有烦恼，什么都没有。对于那些只想躺在床上睡觉、等着时来运转的人来说，那个国家是最好的去处了。你吃的香蕉、桔子、菠萝都是从那里运来的。”

“听起来真不错！”基德说，他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兴趣，“要是我搭你的船去那里，得拿多少船费？”

“二十四美元，”布恩船长说，“包括饭钱和船费。二等舱，我船上没有头等舱。”

“那我就坐你的船了。”基德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只鹿皮袋。

他是带着三百美元去的拉瑞多，打算像以前那样好好玩玩。但是巴尔达赌场里的那次决斗打断了他的狂欢，不过幸好他逃出来了，身上还剩下将近二百美元。

“好吧，老弟，”船长说，“要是你妈妈知道你小孩似的离家出走了，我希望她不要怪我。”他招呼一个船员过来，“让桑切斯把你背到船上，免得你湿了靴子。”

美国驻布宜那斯·第尔拉斯领事撒克尔还没有醉。这时才十一点钟，而他要到下午三四点时才会进入那种飘飘然的极乐境地——到那时他就会唱起古老而忧伤的小调，用香蕉皮投掷他那只尖叫的鹦鹉。所以当他躺在吊床上，听到一声轻咳而抬头看到领事馆门口站着的基德时，他还能保持一个大国代表所应有的好客和礼貌。“打扰了，”基德轻松地说，“我只是顺便来看看。他们告诉我开始在镇上活动以前，照规矩应到您的营地来拜访一下。我刚乘船从得克萨斯来。”

“见到您很高兴，您贵姓——”领事说。

基德笑了。

“斯普拉格·多尔顿，”他说，“我听了这名字都觉得好笑。在奥·格兰德河一带，人们都叫我利亚诺·基德。”

“我姓撒克尔，”领事说，“请坐在那把藤椅上。如果你是来这儿投资的话，你需要有个人给你提些建议。如果你不懂那些黑家伙的规矩，他们会把你的钱骗光，连你的金牙都不放过。抽雪茄吗？”

“多谢了，”基德说，“我不抽雪茄，不过要不是有口袋中的烟丝和那个小包，我一分钟也活不下去。”说着，他拿出自己的卷烟材料，卷了一支烟。

“这里的人说西班牙语，”领事说，“你需要一名翻译。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得上忙的话，我会很高兴效劳。如果你打算买果树地，或弄任何特许证，你就需要有一个熟悉内幕的人帮你出主意。”

“我会讲西班牙语，”基德说，“大概比我讲英语好上九倍。我来的那个牧场上人人都讲西班牙语。而且我也不打算做什么买卖。”

“你讲西班牙语？”撒克尔若有所思地说。他注意力集中地盯着基德。

“你看起来也像个西班牙人，”他接着说，“你从得克萨斯来。你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或二十一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

“你是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吧？”这个得克萨斯州人显出意外地精明，问领事。

“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撒克尔说。

“实不相瞒，”基德说，“我在拉瑞多玩了一场枪斗游

戏，打死了一个白人。因为当时没有墨西哥人可打。我来你们这个鸚鵡和猴子牧场，只是想闻闻牵牛花和金盏花。现在你知道了吧？”

撒克尔起身关上了门。

“让我看看你的手。”他说。

他拿起基德的左手，仔细地端详着手背。

“我能做得到，”他兴奋地说，“你的肌肉像木头一样坚实，像婴儿的肌肉那样健康。伤口一周之内就会愈合。”

“如果你打算叫我和别人来一场拳斗，”基德说，“那你还是把钱收起来。要是枪斗，我一定跟你去。我不喜欢赤手空拳地打，那就跟茶会上的太太们吵架一样。”

“比你说的还要简单，”撒克尔说，“请你走过来。”

走到窗边，他指着外面那座两层的、有宽阔走廊的白色楼房，那座房子矗立在海边的一个坡度平缓、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在深绿色的热带植物的掩映下很是醒目。

“在那座房子里，”撒克尔说，“有一位高贵的老西班牙绅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想着把你搂到怀里，往你的口袋里装满钱。里面住的是老桑托斯·尤里克。这个国家一半的金矿都是他的。”

“你是不是吃了疯草，在说胡话？”基德问。

“请再坐下来，”撒克尔说，“我来告诉你。十二年前他们失去了一个小孩，不，他没有死——尽管这里有许多人因为喝了淤水死了。当时他只有八岁，却是个淘气

的小鬼头。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件事。有几个勘探金矿的美国人路过这里，他们因为公务来往到尤里克先生家里去，他们很喜欢那个男孩，给他讲了许多关于美国的奇闻轶事；他们离开以后一个月，男孩也失踪了。人们猜想，他可能躲在一只运水果船上的香蕉堆里，跟着船到新奥尔良去了。据说曾有人在得克萨斯见到他一次，以后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老尤里克为找他，花了几千美元。他的夫人伤心透了，因为男孩就是她的命根子。她到现在还穿着丧服。但是人们说她相信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希望。在男孩的左手背上刺着一只鹰，鹰爪里抓着矛枪。那是他的纹章的图案，或是他在西班牙继承下来的徽记。”

基德慢慢抬起左手，好奇地看着自己的手背。

“就是这样，”撒克尔说，伸手到办公桌后面去拿他那瓶走私的白兰地。“你很聪明，想到我的计划了。我在桑达干当领事有什么好处？我到今天才明白。我会纹身。一周之内我就能把那只抓着尖枪的鹰刺到你手背上，连你也会认为好像生来就有那个纹饰一样。多尔顿先生，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会来的，所以早准备好了一套针和墨水。”

“嗯，妈的，”基德说，“我记得我已经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了。”

“好吧，那就叫你‘基德’，不过这个名字也不会用很长时间了。换成‘尤里克少爷’怎么样？”

“从我能记事起，我就不曾做过儿子，”基德说，“如果我有父母的话，在我呱呱落地时，他们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的计划大致是怎么样的？”

撒克尔向后靠在墙上，把酒杯举到光亮处。

“现在的问题是，”他说，“你想不想参与这类事？”

“我已经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来这儿了。”基德简单地答道。

“回答得好，”领事说，“不过你也用不着太投入。计划是这样安排的。等我把那个商标刺到你手上以后，我就通知老尤里克。在此期间，我将把我所能收集到关于那个家族历史的情况都告诉你，这样你说话时就不会露马脚。你模样长得像，你会说西班牙语，你知道他们家的情况，你也能说出关于得克萨斯的事情，你手上还有刺好的纹章。等我通知他们，说真正的继承人回来了，正等着想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接收、被原谅，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肯定会立刻赶到这里，搂住你的脖子。到那时，舞台的幕布就该暂时落下来，到休息室吃点东西，或到走廊上散一会儿步了。”

“我一直等着呢，”基德说，“我到你这儿时间不太长，伙计，而且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你。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只是父母的祝福的话，那你可找错人了，到此为止吧。”

“非常感谢，”领事说，“我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头脑清晰、深明事理的人了。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只要他们认下你，一小段时间也就足够了。别让他们有机会查看你左肩膀上是否有红色胎记。老尤里克家里的一个小保险柜里总放着五万到十万美元，你想法把保险柜弄开，把钱拿了。我给你纹身的工作值那些现款的一半。咱们俩把钱平分了，然后乘一条不定期的货船到里约热内卢去。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我的服务就混不下去的话，那就让它解散吧。你觉得怎么样，先生？”

“不错！”基德点了点头说，“我正想挣点钱呢。”

“那好吧，”撒克尔说，“在我为你把鹰的图案刺好之前，你得躲起来。你可以住在这儿的后房里。你自己做饭吃，我一定在我们吝啬的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让你过得舒服。”

撒克尔原本认为一星期的时间就行了，但是等他耐心地在基德手上刺花那个图案，而且达到他的要求时，已经过去两星期了。他叫来一个男孩，打发他去把这张便条送给他要欺骗的人。

堂·桑托斯·尤里克先生

白屋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告诉您，在我家里临时住着一位客人，他是几天前从美国来到布宜那斯·第尔拉斯的一个年轻人。我不想激起你不会实现的希望。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他可能是您那失踪已久的儿子。你最好过来看一看他。如果他真是您的儿子的话，我觉得他很想回到自己家里，但是到了这里，他不知道自己将受到怎样的接待，于是就没有勇气去见你们了。

您忠实的仆人，
汤姆逊·撒克尔。

半小时以后——这个速度在布宜那斯·第尔拉斯就算快的了——尤里克先生那辆古老的四轮马车，由一个光着脚的车夫鞭打着、吆喝着拉马车的几匹肥胖笨拙的马，来到了领事的门口。

一个高个子、长着白胡须的男人下了马车，然后搀下来一位穿着黑衣服、蒙着黑面纱的太太。

两个人急匆匆地走进屋里，撒克尔以他那最具外交风度的鞠躬迎接了他们。他的桌子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他面目清秀、皮肤晒得黑黑的，乌黑的头发梳得很光。

尤里克太太一把把面纱揭开。她已过中年，头发开始变白。但她那丰满优美的身材和光洁的橄榄色的皮肤依然显示着巴斯克地区那种独特的美。但是当你一旦看到她的眼睛，理解了她双眼中的阴影和失望中流露出的巨大的哀伤，你就会明白这个女人只是生活在某种记忆中。

她俯身向年轻人看了好久，流露出非常痛苦的询问